Aiko在街头艺术圣地Wynwood仓库区创作壁画

摄影：MARTHA COOP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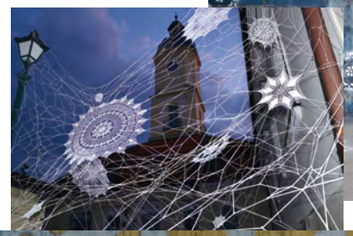
美国 | 纽约

Aiko：爱之涂鸦

Lady Aiko是第一位受邀在纽约The Bowery Wall上作画的女性艺术家。这堵著名的涂鸦墙位于曼哈顿下东区Houston大街和Bowery大街的转角，2012年6月，Aiko在这面墙上画了一对互相亲吻的日本男女，身着比基尼、插着蝴蝶翅膀的舞女，还有一张卡片将她爱的信息昭告天下：“Here's fun for everyone. Aiko”（每个人都来尽情享乐吧。爱子）

画如其名，“Aiko”（爱子）就是恋爱中的女人的意思。她笔下的女人性感、妩媚、娇俏可爱。日本出生、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她将日本漫画、浮世绘和美国波普艺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1990年代从东京造型大学毕业后，Aiko离开日本来到纽约，在村上隆位于布鲁克林区的工作室做助理，并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涂鸦艺术。2006年以后她开始独立创作，现在已是全球街头艺术圈最炙手可热的女艺术家之一，在纽约当代美术馆分馆、罗马当代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馆等声名显赫的艺术机构都有作品展出。

ELLE：你的涂鸦作品想传达什么信息？
Aiko：爱和浪漫。
ELLE：你的作品里经常出现樱花、蝴蝶和兔子，它们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Aiko：它们可以说是我的象征。我出生在兔年，被花和蝴蝶环绕着。我很享受画那些意象，想到它们就会微笑。
ELLE：作为女性，在街头创作会有哪些困难？
Aiko：我个头不大，腿短胳膊短，手也小，比男人们更需要支持和时间。而且让女人在肮脏危险的环境中保持干净整洁也很不容易。
ELLE：不同地方的人对你的作品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吗？
Aiko：我发现在一些地方，人们不太愿意在公共场合看到裸女的形象，比如土耳其和非洲。但是在迈阿密、拉斯维加斯这些地方，人们看到后会微笑、惊叹。
ELLE：说说在著名的The Bowery Wall上作画的感受吧。
Aiko：那面墙被无数男人们重新绘制过，我很荣幸能有此机会。墙面太大了，我不得不叫上姐妹们一起帮忙，一共花了6天的时间才全部搞定。所以你看，女人也能画画。



2013年，NeSpoon受邀在波兰BWA画廊举行个展

图片：艺术家提供

波兰 | 华沙

NeSpoon：城市蕾丝

NeSpoon的朋友说，她的作品就像是洒落在街头的珠宝。无论是编织、陶艺还是模板印制，NeSpoon总能找到最合适的材质和纹样，让平凡的街巷瞬间靓丽起来。蕾丝是这位女艺术家独特的标志。之所以偏爱蕾丝，她说，是因为在这种世界各地都能找到的编织纹样中，蕴含着能让所有人都一目了然的审美密码：对称、秩序与和谐。

NeSpoon的街头艺术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街头”。有时候她在海滩结网，有时候在树洞里制作精细的钩花图案。河边的堤岸、消防栓、窨井盖、大院门牌……无一不是艺术家的画布。

走进街头艺术这个圈子绝非偶然，NeSpoon感慨波兰这个美丽的国家已经被不计其数的非法广告涂抹得面目全非。2009年，她决定利用自己的绘画技艺改善公共空间的样貌。除了自己的故乡波兰外，NeSpoon已经把美的符号带到世界各地：欧洲、美国、埃及、巴勒斯坦、印度、泰国……

ELLE：第一次在墙上画画是什么感觉？
NeSpoon：High翻天了，一试就知道，你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ELLE：作为女性艺术家，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NeSpoon：没有男人会用蕾丝吧，这是女性艺术家专有的媒介。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只有女人才编织蕾丝。这是个非常有象征性的东西，它证明了女人们是宇宙中自然和谐的来源。
ELLE：成名之后还会继续非法涂鸦吗？
NeSpoon：可以肯定，它会一直伴随着我。它有点像毒品，一时半会儿戒不掉。
ELLE：你被抓过吗？
NeSpoon：被警察抓过两次，不过他们看到我的作品之后都放了我。一般涂鸦画家只是被处以罚款，不过你也有可能为此蹲一年监狱，看破坏有多严重。不过幸运的是，波兰的警察不像隔壁德国的那么严厉。 ELLE

Kashink和她的街头艺术作品

摄影：JO MAGREAN

法国 | 巴黎

Kashink：长小胡子的女人

Kashink笔下的男人全都长着4只眼睛，胖乎乎、毛茸茸，配上厚嘴唇，看上去不太正经。他们中有些爱男人，有些犯过法，但都善良憨厚，可能还多愁善感。

Kashink在巴黎郊区长大，一开始在贴纸上画画，在巴黎街头和地铁里到处贴，后来迷上了涂鸦。第一次在街头活动，战战兢兢怕得要死，但很快一发不可收拾——甚至给自己画上了和笔下人物一样的两撇小胡子。

这两年，Kashink在世界各地画五彩斑斓的结婚蛋糕，给全球的同性情侣送祝福——她把这组创作叫做“50 Cakes of Gay”，去年还应巴塞尔艺术展的邀请去迈阿密，在著名的街头艺术圣地Wynwood仓库区的墙上画蛋糕。Kashink希望能借此唤起人们对同性恋群体的关注，而她笔下轻松、愉快、令人忍俊不禁的作品也确实受到了所有人的欢迎，“所以从来没有人找我麻烦”！

ELLE：为什么你只画男人？

Kashink：画女人的女艺术家很多，但我对性感美艳的女性形象无感。摆脱主流审美观去画女人非常难，很容易画成庸俗的“美女”。所以我只画不怎么好看的男人，他们肥胖、有纹身、胡子拉碴，然后把他们放在非常规的情境里，表现出感性的一面：他们会恋爱、会害怕、会感伤，敏感又丰富。我很快发现，每个人都会对这些形象产生共鸣，连女人也是！

ELLE：你的小胡子和画里的人物很像，你和他们之间有某种关联吗？

Kashink：艺术家多多少少会把自己放到作品里去，有时候那些男人就是我的自画像。画胡子也是为了调侃一下女人的妆容——同样是两条线，为什么只能画在眉毛或者眼皮上呢？不同的文化对美有不同的定义，有的文化喜欢戴粗项链，有的以面部刺青为美，我觉得自己创造一种美的定义，这很有趣。

ELLE：在你生活的城市里，涂鸦是合法的吗？

Kashink：在巴黎，有些墙是可以合法地涂鸦的，但有些不是！尽管我会被邀请在一些活动中创作，但我还是更愿意画那种“不合法”的涂鸦。能自由地做想做的事情，这种感觉很棒。有几次我被警察抓住了，我会解释说我不是想破坏这个环境，而是想让它变得更好看！

ELLE：你涂鸦一面墙通常需要多长时间？

Kashink：如果是普通的墙，通常只需要几个小时而已，我甚至能在10分钟之内画出一幅面孔。街头艺术家不得不动作迅速，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澳大利亚 | 墨尔本

Baby Guerrilla：学院派涂鸦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郊区的红砖墙上，随处可见飘浮在空中的巨大人形，轻盈动人，宛如梦境。这是当地女艺术家Baby Guerrilla的作品。Baby Guerrilla的艺名来自于父亲对她的昵称“大猩猩”(gorilla)，据说是因为她小时候太调皮，长大后被她改成了“游击队”(guerrilla)，以显示自己的叛逆态度。

Baby Guerrilla毕业于墨尔本大学艺术学院，原本学的是油画。街头绘画只是个业余爱好，没想到这个爱好野蛮生长起来，成为她艺术创作中最令人瞩目的一部分。即使是在街头作画，学院派的她还是会先用素描打草稿，而她笔下那些摆脱了重力束缚、飞向天际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也都线条流畅，素淡细腻，就像是拼贴在墙壁上的巨幅素描。

尽管科班出身，Baby Guerrilla却看不惯传统艺术对创作的束缚，她的艺术宣言是要“解放艺术、解放心灵，放飞梦想、放飞想象”，让艺术自由地进入公共空间，最好还能启迪路人，让他们在乏味、平庸的日常生活里获得至少是短暂的升华。

ELLE：在所有艺术形式中，你为什么选择了街头涂鸦？

BG：一部分原因是街头艺术跳出了画廊和商业体系，可以直接和公众对话。另外，改变一个地方的公共空间也给人很大的成就感。我觉得艺术可以激发灵感、改变世界，给人们展示一个不同于政府和广告商的价值体系。

ELLE：通常你会怎么选择创作的地点？

BG：我选择的地点大多是我每天都会经过的地方，那些红砖墙甚至还在我的梦里出现。让我获得最大满足感的作品一定和地点紧密相关，能和这些空间发生互动的感觉很棒。

ELLE：人们如何看待你的作品？

BG：我在墨尔本的郊区长大，这里以前很穷，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艺术。当人们看到想象力占据了街道、艺术家注意到被政府长期忽视的社区时，显得十分激动。

ELLE：作为女艺术家，性别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BG：我画的很多女性都想要摆脱传统和家庭的束缚，想要逃离。我自己对此也感同身受。

ELLE：你曾经说过要“突破空间的限制，克服重力，与重力共舞”，重力是你创作中的主要挑战之一吗？

BG：我想表达的是对重力的藐视，以及“一切皆有可能”。我想给普通人力量，告诉他们，任何人都能给这个星球带来正面的影响，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ELLE：在你生活的城市里，涂鸦是合法的吗？

BG：不合法。如果被抓到时身上搜出喷漆，罚款会高达5000美元，还会被记录在案。

ELLE：为了不被抓到，你会如何保护自己？

BG：涂鸦的精髓就在于“快”，我们要选择不同的创作方式和最佳的创作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我有时借助刻好花纹的纸板，因为这样更快速。❯

摄影：SAMUEL BISSO

Baby Guerrilla站在她为维多利亚大学创作的巨幅作品前

Miss Van和她的
“洋娃娃”系列作品

摄影：STEPHANE GINER

转角遇见女艺术家
BOMB THE CITY

在每个城市的街头都有这样一群艺术界的“女汉子”，她们不畏惧户外高空作业，
或者是出没在暗夜的街头，还要想方设法躲过城管和警察，
为的只是用喷漆和颜料占领街头的空白墙壁，留下最具个性的宣言……
ELLE采访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位街头涂鸦女艺术家，
和她们聊聊这项争议与魅力同在的艺术。

撰文：BRENDA **编辑：**笑天、邓鲜鲜 **部分制作：**WE LOVE ARTBUYING GMBH

她走在一条无人的小巷，手放在包里，握着一罐喷漆。她找到一面干净的墙，戴上面具，开始喷涂。动作要快，这是在街头创作的第一要诀。车灯忽然亮起，她扭过头，车开走了，虚惊一场。画面完成，加上签名，闪人。打开音乐，看了看时间：凌晨两点。这是涂鸦女孩的又一个夜晚……

历经半个世纪的演变，涂鸦艺术早已不是地下党的专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纽约和费城，大街小巷遍布着病毒一样的乱涂乱画，嬉皮士们争前恐后地在城市里的每一面墙上涂上自己的名字甚至门牌号码，以示对地盘的占领。如今，寻常街头的涂鸦也可能是涂鸦大师们价值不菲的作品，这其中不乏女性艺术家的身影。

她们说，爱上涂鸦是因为它的无拘无束。她们匿名出没在大街小巷，画上人像、花纹、怪兽、脸谱，收获路人的赞美，甚至被请进美术馆的殿堂，或是获邀在世界各地装点公共空间。

这些女孩们勇敢、自由、美丽，就像野地玫瑰，在充满规则和挑战的城市空间里肆意生长。在夜幕中独自工作的经历让她们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她们说，接近危险让她们更有勇气。

西班牙 | 巴塞罗那
Miss Van：洋娃娃的态度

Miss Van算得上是街头艺术界大咖，以“洋娃娃系列”驰名圈内——不，不是金发碧眼、比例失真的芭比娃娃，也不是你小时候玩的大眼睛、蓬蓬裙的胖娃娃，她的洋娃娃个个活色生香而又颓废叛逆，集《红磨坊》式的挑逗和《爱丽丝梦游仙境》式的纯真于一身。

Miss Van 18岁时在朋友的影响下开始在街头涂鸦，最近刚从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搬到了高迪的巴塞罗那。虽然现在她的作品已经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里展出，她依然难以抵挡在巴塞罗那街头非法涂鸦的诱惑。对她来说，涂鸦是对传统艺术的抵制，也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她笔下的娃娃既是她的孩子，又是她自己。

这些娃娃有着行云流水般的长发，有时头发还会幻化成围巾和衣裳。在Miss Van看来，头发是感性的、妩媚的、野蛮的，象征了女性放荡不羁的那一面。画中的动物——鹿、兔子、狗——则是男人的化身：“女人们对它们又爱又恨，常常被它们惹得狂躁！”而娃娃的个性、情感、迷茫、彷徨不尽相同，但每一个都是Miss Van的一部分，“画中的一切都是我脆弱的、细腻的、躁动的心灵的写照”。具体是哪个“她”？这要取决于Miss Van创作时的情绪和态度。

ELLE：在所有艺术形式中，你为什么选择了街头涂鸦？

Miss Van：当时我遇见了一些创作街头艺术的朋友，就开始和他们一起在废弃的墙上作画。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公共空间里感觉非常棒，如果是在禁止涂鸦的地方画画，那就更带劲了！

ELLE：你的作品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Miss Van：我的艺术关乎女人味、敏感、挑逗，甚至情色。我喜欢在画里融入幻想和情感，在最出其不意的地方带给路人感官的冲击，吸引他们的眼球，不管他们是否喜欢。有时我甚至想让他们害羞、脸红。

ELLE：你画那些娃娃的灵感从何而来？

Miss Van：来自我目之所及、心之所感的一切。当然，最大的影响来自于旧杂志和明信片上的情色插画——那些裸女的线条、发型、美感和优雅。此外还有面具，动物造型的、来自民间传说的，甚至是战争中用到的面具，我用它们来隐藏人物的个性，增加神秘感。❯